

尚書副墨 一上

庫	文	閣	内
三	八		
三	一		
四	一	九	
	〇	二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192
冊數	10( 1)
函號	273 143

273-14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273-143



序尚書副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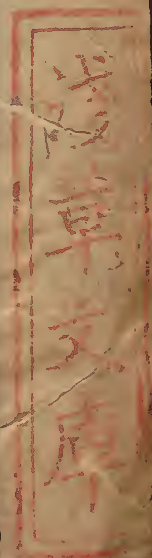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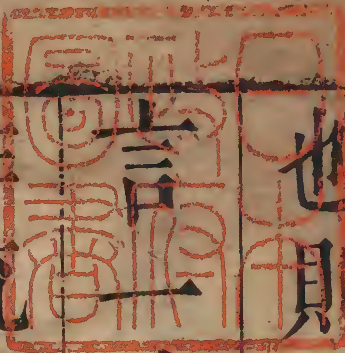
漢書文庫

書以尚名明乎其為上帝之書

也。則是唐虞三代之帝之王一

言。一政。皆傳天心以出而為書

作。疏解者一字一句又皆傳帝





若王之心以出者也。蘇文忠曰。言期于達意而止。朕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朕于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朕于口。弁手乎。予于

尚書副墨。直謂其手弁口俱了者也。斯編創于金沙葆元先生。成于其長君公才氏先生。為家大人寅友。並署而居于婁東者。三年有奇。若其聲氣之相求實。



無但握手起居時也先生之在  
婁無間寒暑手不停錄有所得  
輒就家大人商訂之理必求確  
思必入渺神聖徂伏之靈直欲  
從筆墨間弁爲呼吸弁爲叩荅  
狀後快于心焉夫茶可于口墨  
可于目蔡君謨不能飲則烹而  
玩之呂行甫不能書則時磨而  
小啜之大其夙嗜存焉耳先生  
之于書倘亦有不吝暫釋者耶



其爲人敦古淳茂彬彬乎大雅  
之遺範婁人士咸快其得坐春  
風中聳其爲諸生時學使者首  
拔之上其卷于部至頒爲天下  
式名噪九區而竟以苜蓿老不  
知者或爲扼腕而先生處之怡  
然坦然而居鄉不事家人業率其  
二難公才公穎課以經義諭其  
各出所見互爲叅印積十餘歲  
本凡五易艸創始就未及脫稿



即秘之枕中。各以一冊付兩郎。君囑之曰。吾何意于繼。逞開來。吾寧爲政于家。已爾無何。彼蒼取先生爲掌書記。公才珍所付。本無晷刻去。座右蓋手澤所存。佩服弗替也。咿唔諷繹之際。遂爲刪其繁支。補其滲漏。蓋參新故之交。有不得不然者。非翻前案也。輯成是編。屬予評定。并序其始末。遙憶公才。弁予晤婁上。



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胸  
中灑氣千尋。文銜萬丈。咄咄逼  
人。然對之。仍自心曠神怡也。其  
一日偕予仲氏。携手散步。得鳳  
洲先生弁山之礮石。因坐臥其  
旁。竹影參差。池光交映。惠風徐  
來。披襟相對。竟日忘倦。仲氏歸  
語予。勝友作此勝事。令人懷望  
者。久之。後予爲序藏稿。若數其  
家珍。迨仲氏有金沙之遊。更爲



序社刻復傾其秘笈其學其識  
殆淵如也今予兩人幸先着祖  
鞭而公才尚困鹽車未知誰是  
伯樂倘造物者固欲老其材爲  
明廷大用耶言下公才促予曰  
試啓斯編無哂爲般門斧則幸  
矣予遂展誦不竟一葉拍案大  
起曰尚書真正的統其在斯歟  
其在斯歟其言約而該精而覈  
深而亮疏而密微而不詭樸而



不俚。提其宏綱。詳其機要。無脉  
不貫。無境不窮。刻骨嘔心。而歸  
之渾雅。參新滌腐。而返于平淡。  
數千載以來。傳神寫照。摘幽表  
微。未有若斯編者。編出二帝三  
王。真覺殷殷有呼吸。可通叩答。  
可接。所謂集尚書之大成者。非  
歟。管兒寬說書上前。致武帝悅。  
而就問。斯固可媲美于  
今日矣。若其徼霽前喆。進是集



上徹

御覽恍然修齊治平之理若揭  
日月于中天鑿鑿可措之實用  
者豈若西漢以爲樸學置不道  
哉善乎居一陳氏之譚經也曰  
先喆知正而不知變吾約其失  
在尊傳疏其于傳疏也又不務  
爲綜採而專主蔡氏其爲文近  
膚近庸近弱譬之至尊之前垂  
珠鳴玉賡颺拜稽卽兩晉清言



三唐麗辭猶以爲不倫。而何可  
忽薦以村師學究。語時賢知  
變而不知正。吾約其失在尊子  
史。其于子史也。又不務爲雅馴。  
而專主越絕繁露。關尹鶡冠之  
流。其爲文近棘。近詭。近襍。譬之  
玄池之上。承雲晨露。更唱競奏。  
即桂花逸製。赤雁遺篇。猶以爲  
未叶。而况可忽進以侏儻禁昧  
之音。予文韻之役。嘗列是語于



簡端今再爲述之以見以傳疏  
誣經弁以子史誣經二者皆譏  
慮無折其衷者予今願慨然以  
是集當華陰以東之一柱其自  
是藏之名山傳之國門屋經中  
童習白紛扣盆捫籥之見俱可  
豁然大悟邇來英姿雋骨每負  
師心之智鑿空杜撰非不爛若  
春華心醉目駭而尚書家崇雅  
黜浮之旨無啻一紙萬重不知



尚書之氣○渾如礦金璞玉○尚書  
之格○莊如鎮圭守鼎○尚書之體○  
宏如法鼓巨鐘○尚書之用○實如  
飢粟寒襦之數語者○出予仲氏○  
正治經者之金針也○今而後家  
持戶誦得副墨之精靈而奉爲  
尚書司南于以淹貫爲文○誠可  
使氣無佻而渾○格無媚而莊○體  
無纖而宏○用無浮而實○則明經  
致用○挽文運以維



國運將于是編攸賴焉

通家社第馬世奇題



尚書劄墨引

經明行脩之士所以奉祖訓  
而博古道進可歷涉金華掄  
揚大業退亦不失為尊宿典  
刑膠庠短步但心術以至名

易



具孤行洪厓攸好或寄興於  
溫柔敦厚或取氣於潔淨精  
澗或恭儉莊敬之志甬或比  
事屬詞之義精若夫治政以  
宏升降上下古帝王聲藏總  
什破壁而出則姚姚子姪一  
漆簡古文視汲冢書石鼓字  
其風為近而大儒疏通知遠  
以之戲薄子史者神造數千  
年奇包舉兩朝三代之典縱



訓誥而折衷考顛稽古有力  
明遠國體庶幾經術以經世  
務陰為王介甫解嘲地爾午  
闡楠裝續竊公經義淵之如  
也出生經術一派則伊父事  
兄事之葆元先生以師服良  
不淺云葆翁古茂君子巖公  
嘖之 不置而家學淵源自辟  
中未以故一家子弟多續尚  
書之振鐸婁江也率其兩少



率心村公穎苦研經術且與  
余社天如受先德子朝夕綢  
繆徒以分經櫛幟不盡商略  
未幾雅化暨於滄川學使者  
旆欲割之為郡縣有司孫翁  
竟俛首不答曰從來性癖好  
間續書也最深入雲間登堂  
問業不外手編稽年而返乃  
知其生平心力浮沈亦學博  
而不自感之日率率於書



以厚積其業嗟乎典刑逝矣  
經疏手澤宛然梧樓也公村  
氏取而授之賈人梓成問其  
題曰剔毫持此以注刻南地  
之左券矣昔治郡循吏以之  
受書惟此有用見憚博陸學  
於古訓乃有獲以獲者經以  
務之說也惜漢人善用之而  
宋介甫不善用之耳漢宋之  
間有心人自立權衡歸本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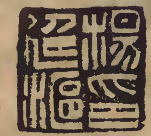
流通知遠之本也而後止也  
其譬績成部倣刻詰流風為  
叢家計刻日記要旨詰書已  
備其它名本尤未易更僕也  
豈刻毛授編意哉績是編志  
或謂典刑在目固不負生平  
而因藉是以筆王休而襄帝  
道余且與同業者共矢弘願  
矣特書此以報嚴公出示之  
意竊恐公意郵之公材以弁冕



乎斯編省重光歲之深秋日  
必

古吳李家晚生楊廷樞敬

題



自言

夫五經博士家不能自出室  
心懸為累積輒作雲霧氣埋  
沒聖賢幾多生面即不能撥  
捨名言片之摘碎漫在至張



鑿則備具異錦而不著之躬  
羅列奇珍而不嘗其味未治  
牙胸安異至了于口耶此種  
魔王若不掃盡決不能悟入  
真諦迨來溪徑類然而為書  
家尤甚每藉以曰錢板厚人  
慧性玄錢板安授六人心自  
鑄成其傳之替生生出之類恒  
料斗篆籀殊多不可辨然而  
沉心靜悟教子載都前吁唏



醫藥如接其生氣學者得志  
不自見古入于心豈在人棄  
我哉君心于康濟者後誠而  
致行之其潤嘉謔善政玄緜  
奧旨正復體之別人者勝也  
大抵皆存諸性命而垂法以  
事美矣教養已盡兵刑禮樂  
無不可以綜券而奏其成非  
如百家外匠塵飯僅美不堪  
初實用者使承學而吸其美



華領其精意研磨以得為之  
勵行飭躬端執事物未生  
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將藉是  
為主治立功美雉故吹休  
無量為河志以海崇奉後漫  
溫飽則全部聖經實闡至極  
可為政君澤民基存  
明興以經術第科校佐五經  
注之學官班皆治世之  
而或治書心以道以事是未



曙字書之全也善治書在後  
時範而易義如披歌載廣而  
待章如經玩經字有討章序  
之昭著而麟經具存佩服身  
後序博庸之森嚴而藝記全  
揭故不明字書在善以治身  
經不綜字多經者并來可也  
說書此科目以端經取士且  
由於也洎今

聖明禮運躬朋治而勵精圖治



目莫不遑首隆儒術以迄樸  
械也人之化方將起皇寧于  
常世熟華事策刻期再觀而  
名世之身發又感矣願以襄  
在平出其家修者而  
是斯之千百年則言喜相之  
象若在人目中斯不亦特歛  
盛哉往余已為以績存年  
心於文章闕手識曰歛嚴八  
股功令須先定百家至學二



帝三五之文結撰則宜大而  
莊鍊骨則宜望石朴確理石  
宜善而明叙事則宜興而確  
領脈則宜粹而精行氣則宜  
沉而渾橋藤分宜古而雅  
新則宜亮而溥一切纖侈  
流之者柔脆媚之骨但不  
可以參大雅凡以今日明經  
它日心術之良貞無淫事功  
之有豈無晦皆于斯取是焉



耳而所奉則全于說書在是  
賴余笑矣子以尚書承祖業  
宜是靜氣息心泰在上義猶  
不自滿低撙攬古今講意多

及群書易稊神而即之與  
報者難易稊神而即之與

與寔而還歸于崇雅黜浮如  
是畢生無悔僅以鄉貢謝了  
始而司訓婁東若九眼若安  
產若禹玉若子產若夏先若



天如若梅先也促膝禪心  
夕生快於解頰雜經各殊業  
而後先無不灌頭津之  
以別  
孩扣收老壽梁秘涵君先生  
通司署而履登其嶼  
藉其  
類滿獲時領其珠璣  
可以  
飾若極透  
窮江右之勝  
又此署雲洞  
極  
觀海之亭  
一皆于書  
中發  
不似流光  
易逝  
手澤如新  
奈



于後禮之解不忍披第又不  
忍釋去同志者相率慰余因  
陂辭曰至其廢藝莪之篇無  
寧叩典誥之秘俾召成績書  
不朽而尊君之至之為不朽  
也余知其所以強為不朽

前業是務年之至于尊經聖  
傳按脉點睛不復此箋釋訓  
詁畫如分支之解纂成全帙  
詰同志遂持以告諸卷梨若



余則恥敢咳心于結後守其  
六非敢強附于從志述事但  
欲于展卷時藉是作羹牆之  
見且因以表吾先君子酣志  
為書于於胸了于以能自

自出霸心者如此

崇禎辛未中元前三日金沙  
浚學楊胤奇書於貽清堂





尚書副墨序

六經猶日月之光古今人各沐浴  
生長于光曜之中隨其目理以成  
分際大儒之傳注猶鑿戶以納光  
也諸儒之訓詁猶闢窗䟽牖以助



戶明也無窗牖則戶之光以力孤  
而弱無戶則二曜雖明亦不能揚  
輝于豐蔀之下然無戶牖而日月  
之光不誦有戶牖而日月之光不  
羸則六經之道兩儀作函五行該  
醜固任人取焉攜焉而不能盡矣  
予初治尚書尚書之爲傳注者在  
漢則伏生劉向最著隋唐則費魁  
劉焯最著宋朱子所取者四家而  
定于九峰蔡氏我



明以來有一言之合于經者無不  
勤名孔壁而吾邑王氏方麓先生  
父子亦最著予生遲既不及見王  
先生而後乃見楊葆元先生其人  
深沉淵塞殊有思緯以玄嘿爲稼  
穡以義理爲豐年治尚書僅以明  
經出仕不及大究厥施嘗著經解  
若干卷未成而坳厥嗣公材能世  
其學乃取先生之書彌綸而銓叙  
之刻以傳于世而問序于予予以



爲尚書自漢武立博士以來二千  
餘年而諸儒之訓釋似飛埃落葉  
埽而隨有辟之日有朝霧月有宵  
德其不肯歇華滅采于扶木崑山  
之間久矣且夫日月之光亦就人  
之精神代而新之倘逢矇眊義魄  
焉睹然則日月奚爲朝升暮沒不  
畏其勞亦百物之精氣資其噓納  
有以上感乎泰元媪神之靈故俾  
之翔轉爲物用也六經之道亦就



人之精神代而新之人之神若息  
六經乃燼非六經能存人之神正  
以人之神生息不盡而經反附之  
以存使從此更至于窮劫吾知解  
經者猶不能燦經之意亦若鑿窗  
戶者之不能盡日月之光也乃公  
材之能傳其學以有功于孔壁遠  
則歐陽生之有世以及曾孫夏侯  
都尉之有昌以及勝近則王氏之  
有方麓以及損菴皆可異代同功



吾感其心不泯其跡或有弁屈平  
詞賦共寄之日月之輪者矣

辛未中秋日同邑張明弼

公亮書



凡例 計六則

- 一經文俱用批評正以是集尊經為主講中不敢驅經從傳寧為畧傳順經故加之批閱俾呼吸轉應開卷可通衍脉提綱靜對即領所謂一誦經文而其義自見者此爾
- 一大文批評法通篇經領用◎分節肯綮○字句眼目嚟緊俱用∟語氣轉換用∴
- 一講語批評法提掇大旨用◎過接呼應用∟字義

凡例



尚重用。理解精瑩，神脉結聚，識力超曠，議論新  
爽俱用。

一經文全刻，校正字畫，絕無差訛，仍照篇脈系，疏各  
依節旨，詳評箋，鸞繡出已，渡金針。

每篇先挈全旨，或語意博該，一句收盡數節，或精  
理撮聚，隻字領起全題，直是要言不煩，無取得詞  
敷衍。

一既篇脉可頓處，輒用數節貫解，按者活之，斷者  
之滯者，疏之，必期呼答一氣，所以開通題脉。

一貫解後，仍用會理細疏，句解字解，靡不詳明，膚者  
精之訛者，正之，缺者補之，晦者亮之，然事必有攷  
理，必有據，不復作魯魚亥豕之見。

一講語大畧從淺入深，先正後奇，或數說兼收，或先  
錄後掃，理真即闕，久愈奇，何取強裁，新樣議確，雖  
窺獲自，豚奚堪濫拾，殘涎若夫，幽異是趨，離經索  
解者，概為抹倒。



一是集元本漢疏大全更無博攬古今語錄然後締之以苦心點作洪爐之雪暢之以正論織成天孫之衣庶幾屋經中啓蔽發蒙之一助云

一邇來經義動以翻案矜為絕識不知真奇原不叛正歷科程墨登近科名公講義房社稿并其中評語凡有絕去窳徑識破洪濛者悉採而彙之以與本經共作一大功臣遂於先君子所付本不無刪補蓋名因乎風會順乎氣候理也勢也或謂靈心代變故紙可拋奇則何敢

流奇識



其位

三

尚書篇目

虞書一卷 計五篇

克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夏書二卷 計四篇

禹貢

井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三卷 計十六篇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尚書副墨

篇目

集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彤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四卷 計十三篇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旅獒

康誥

酒誥

梓材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周書五卷 計八篇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周書六卷 計十一篇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尚書別錄

篇目

二

集解



明命

呂刑

文侯

賞誓

秦誓

尚書副墨

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

金沙楊肇芳葆元父創著

男胤奇公才父刪補

孫 秉燁 允文 叅

梁蹊馬世奇君常父評定

門人王明濟 王啓源

主明徹 范龍錫

尹 炯 尹 熏

荆耿杰 仝校

虞書

唐虞禪受相承且虞史所述故孔子定曰虞書

堯典

治天下之常法

尚書副墨

一卷堯典

集賢齋



曰字  
是史  
臣墓  
聖處

此篇紀唐堯事曰若稽古二節總言堯德之極其盛乃命犧  
和六節舉其政事之大者為萬世正朔開山疇咨若時三節  
舉舉其用人以為禪位張本至得舜以代終而堯無復事矣  
末節畧另作結通篇須看得貫勿截然分三大段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二節史臣紀堯之德化也曰若稽古帝堯擬之曰放勳謂  
其有極大而無所不至之功勳也何以見之帝之勳即德之

欽明  
四字  
看  
妙

舊云  
被格  
為虛  
境齊  
治平  
為實  
際離

先是也欽為而寅畏中存德之涵葆密矣而且虛靈內蘊瑩  
然湛澈者是其明經緯渾涵燦然條理者是其文則又極深  
研幾天機抽繹其思無不深遠也然皆自然而無勉強蓋聖  
性之妙併其從容之迹而忘之安而又安者也以此德而措  
之於行信有其恭而恭非矜莊能有其讓而讓非挹損身心  
內這段光乘直被于四表格於上下東西南北而外迹所不  
及而光及為上下天地之間勢所不至而光至為蓋盡六合  
無所不到也非放勳而何○語放勳至被格極矣而總之曰  
光則勳之放無他名曰克明俊德而已堯惟能明其俊偉之

尚書  
一  
卷  
堯  
典

二

集  
卷  
齊



德功反言  
腦液主

時字  
不訓  
是字

談理  
快境

看淨  
直裁  
若安  
非便

尚書

身居

德夫是君民聯于一德上下歸于一明以是德親九族合親  
疏而秩叙之則九族皆思義篤倫理正而既睦矣以是德平  
不字解、貼、平、  
既、字、正、典、以、字、庶、不、作  
章百姓均智愚而昭示之則百姓皆去其舊染復其良知而  
昭明矣以是德協和萬邦合遠近而薰育之則黎民於乎不  
知其所以變而變若百物之應時而成雍熙之化矣夫析之  
有親疏遠近之形合之一克明俊德之體所謂放勳者蓋如  
此只在德上說  
出放勳精貼  
放勳冒下二節為全篇綱領是史臣贊帝德處先便是勳欽  
明二句便是先這先無不被格便是放勳欽明四句一氣直

下勿斷勳即是德須在心體上影狀不着事業蓋人惟心外  
最不可量聖帝一生作濟止不在玄遠空虛即以此德真實  
運用在在緒際而為勳他却有一種優游沛溢深源深流迅之  
妙說個勳恐後人只浮慕虛神說個放正見有體有用無為  
自成止訓功大便抹殺史氏微思總之無處非德即無處非  
勳若說德著為勳便二矣欽明下摠是放勳  
欽明句主心說心体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燦然經緯  
而淵然通乎微者但欽又是本領能敬便明自然經緯有章  
不思而慮慮深遠是欽明文思乃其本來面目還本來何

尚書副墨

一卷克典

三

集



看光  
妙

見到  
蕭謂  
是  
放  
之  
極  
此  
是  
放  
之  
寔  
非  
一  
句  
再  
畫  
一  
節  
妙  
解  
舊  
謂  
被  
格  
中  
抽

利得是

集虛齋

須勉強故曰安安若於欽明文思見為美而安之非安安矣  
恭讓主身說然身心勿截然分開恭讓只一個欽休允克即  
安安之時措者其恭已南面勿論浮飾非允即與翼翼欽體  
微分內外仍非信實而為允其揖讓成治勿論強持非克即  
與謙欽躡闡發不到仍非充足而為克照註眼上句說通  
二句即是先光指帝之精神動著說若謂誠則形著便兩層  
光貫被格被格在克身上看人惟此身養不充實無光輝所  
以不見被格光景學者試默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便覺此  
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量者覆冒曰被克塞曰格合被格方

是光字影像○克明句是總括欽明二句下六句是撇開光  
被二句即上意而究言之通節只一個克明俊德俊德是渾  
成語不用欽明等作備克明無工夫所謂惟上智之資無物  
欲之累者德本俊也昏之則失其俊克德非有加于本性俊  
于其明也以親六句正克明處蓋君民一德方是俊德上下  
同明方為克明故尔之則為九族之睦百姓之明黎民之雍  
而合之則總成個帝德之明此之謂克明俊德此之謂放勳  
以字貫下三段非有心推之家國天下在克一性中觸之斯  
應耳通至德音無故事親同心一體誼德本斯人同得而一



出夢

註變  
惡為  
善欠  
治

本中尤覺呼吸相通設使不同依德中雖禮文款接終帶乖  
睽其睦有形盡而心未盡者下昭明雍變俱非只感化神速  
都因醒會着這統同本體章照臨意一光均照無別智愚故  
曰平章昭明舊染一新而性真畢現昭然明白也和薰育意  
一氣蒸噓無隔遠通故曰協和變非但惡者變即善者亦須  
動變一番雖是太和景象然順則不識不知也革故鼎新  
之際未免有意因乎時會之自然則變而不知有變矣於字  
史臣深羨而不覺感歎亦蕩難名意三段須描出過化存  
神之妙合天下家國以言德則德為實得本俊德以言光則

光皆實際而又何所不被格哉所謂放勳者蓋如此合齊治  
方見放勳勿逐是貼舊云勳放于家放于

按舊將勳字認做業謂業本於德不知本文論放勳曰先被  
格論被格曰克明俊德是即德是勳未及于業也註云史臣  
將叙堯事故先言攷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也後云堯推  
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也名止言德未嘗無  
言業可見德之所至謂之勳非德外另有勳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  
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敷仲春厥民析



重授  
時直  
下直  
得直

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日昧谷，寅饑，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宅朔方，日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六節史臣紀堯之政事也。改莫重于人，時授時一事，豈容忽畧。帝以時出于天，而在天之日月星辰，有數與迹存焉。乃命羲氏和氏，欽若昊天，精白一心，以法其自然之運，而不參

敬授  
通造  
曆說

授一  
線貫  
乘妙  
有主  
見

以穿鑿之私，于凡日月星辰之遲速，順逆，躔度，次舍，悉皆為之算曆，而又觀象以稽之。若此乎，敬謹不忽，將一年之務，所當為者，詳細造成曆書，頒行天下，使民都依此曆，及時做事，業庶不失。先後早晚之宜也。聖人之重人時如此。○曆象而不考驗，即非敬授。何以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乎。故既摠告之，又專屬之。今命羲仲，掌春所居之地，在東方隅夷，其官次名曰暘谷，必于春分之日，寅敬賓，接方出之日，驗其果出于知時，而見於郊位乎。驗之無差時，乃可授。凡春月歲功，方與所當作起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頒諸有司，以授于民。然致驗



之法不厭精詳。又必攷之春分。晝日果五十刻。與夜相停。考之春分。初昏果星朱鳥。適當午位。以殷仲春。而定為陽氣之中。至于厥民。則氣溫而散。厥鳥獸則乳化而交接。皆有以驗之。此春之人時。無非使民知東作者。義仲之職然也。○申命羲叔。掌夏所居之地。在南方之交。凡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須諸有司。以授於民。必于夏至之午。教以致日。驗其日中之景。長短何如。又必考之夏至。晝日果六十刻。為最長者。夏至初昏。果星大火。為中星。以正仲夏。而定為正陽之氣。至于厥民。則愈熱而浚。析鳥獸則毛希。而

魚析  
與常  
其也  
異計

草易皆有以驗之。此夏之人時。無非使民知南訛者。羲叔之職然也。○申命仲和。掌秋所居之地。在極西。極其官次。名曰昧谷。必于秋分之日。寅敬饑。送將納之日。驗其果入于酉時。而止于酉位乎。既驗。即授時。凡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均平而秩序之。須諸有司。以授于民。然驗不厭詳。又必攷之秋分之夜。果五十刻。與晝相等。考之秋分。初昏果星虛宿。適當午位。以殷仲秋。而定為陰氣之中。至于厥民。則暑退而復常。鳥獸則毛生而鮮好。皆有以驗之。此秋之人時。無非為秋成計者。和仲之職然也。○申命和叔。掌冬所居之地。在于



尚書  
尚書  
尚書

了大出  
了大出  
了大出

朔方其官次名曰幽都凡冬月民事已畢所當易新之事均  
 平而省在之頌諸有司以授于民又必改之冬至晝日果四  
 十刻為極短冬至初昏果星郊宿為中星以正冬而定為  
 正陰之氣至于厥民則氣寒而聚隰鳥獸則翫毳之毛生皆  
 有以驗之此冬之人時無非為朔易計者和叔之職然也○  
承上接出四時二字極中察  
 四時既分置閏宜急蓋改驗不過一歲之時不差必置閏然  
 後歲歲之時無差曆象而不置閏必非所為教授也帝曰咨  
 汝羲暨和一朞之內凡三百六旬有六日然朞維一定而氣  
 盈朔虛則歲之日猶不盡乎朞之日朞之餘日又積為歲是  
 餘月不置閏其間則四時不定無以成歲功矣必以閏月為

歸餘之法消盈息虛使春夏秋冬四時之節候不差而成歲  
 功焉曆至是則為信曆總入時之可授者也以此而信治百  
 官法立而人守時至而事應而庶績成見其熙廣矣  
有見  
 六節總言曆法而以授時為重所謂急先務也首節欽若曆  
 象正是教授下文驗曆置閏即曆象內事所以為教授者也  
 故于考驗曰平秩平在于置閏曰允釐節節與教授應通六  
 節只是教授人時一句便了○乃者史臣紀一事了又及一  
 事故以乃字起之非堯治至雍熙始命羲和也通節直下而



後註 推步 二字 即曆 象 效理

歸重授時。治道時為大。授時敬為主。必須欽若曆象。是這樣。敬授人時。方好。蓋欽若以曆象便是敬授處也。舊云欽若曆象至臨授于人。必須加敬。是以曆象為造曆授時為領曆。未是以曆以天象以天而已。不與焉。故曰欽若。曆是天文成法。上古未必有書象。即璿璣玉衡是曆者。推而記之。象者步而測之。俱活字串看象。所以合曆也。此句緊帶欽若看。凡治曆總在治心。湛然心體可與天合。故須夙夜祇承。意識都化。一似日月不經兩間。時經方寸星辰不散。九野常散。五官則布筭占候已就。靈承時為之。冥乎了人時不止耕護。故註以凡字訣之。敬授即在曆象上見。蓋曆

不是 須曆 時又 要故 不可 確說 易

象。正是整頓成書。欲以授人者。而持以欽若。則斟酌仔細。不敢差。直是謹慎。故曰敬授。分命四節。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授時。事通節脈。絡要緊處。曰平秩。平在俱是義和職掌。當然不是攷驗考驗之法。只在春秋二分。冬至。夏至。至定。則四時節候皆不差矣。故春分之日景攷驗。既合便可平秩。東作又驗之。晝刻驗之。昏星。終真是春分節氣。附見民物者。一春皆然。取民間所易曉也。考驗之意。摠為東作而已。餘做此許氏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人事。三也。杵因夷隩。皆人性不謀而同。

尚書列星 一卷堯典

九

集虞



不以手執為曆可參看

命命申命辭得

訛字訛解

者又慮人為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囿于氣其動出于自然也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曆則專為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體天惟聖人事六凡以為民也○今命申命就乃命內分其職掌使義掌春夏和掌秋冬至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義和內又重分之故于冬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後命叔是重命之也四節內攷驗曆象也平秩平在授時也考驗而後授心所謂敬授也燭夷南交西朔方皆仲叔所宅地在四隅便測候也官次之名因地勢為如今衙署題扁類東曰暘西曰昧以日言日出于谷而天下

明入于谷而天下冥谷者日所行之道雖實有谷而日出入也幽都六以日言日照三面而不照北也夏不言明都者類見意非脫也春秋測朝夕之景驗其時位夏冬測中天之景驗其短長南訛訛字陽氣蒸變物象茂散日夜差殊人事因之故曰訛也致敬與寅賓不同者真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處故于夏至正午時立八尺之表而識其景以尺有五寸為準所謂致日也土圭是量表景底尺恰長尺有五寸以玉為之致謂度其景至否以知其行得失也曰寅曰敬重其業也元授時曆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符無所遁候法不過推表則

尚書副墨

一卷先典

十

集虛齋



景以候其氣至之始。又曰：據地平行。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又曰：維景長短。所在不同。而景長者為冬至。景短者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按此首段言日景之當測。次言測日景之法。未言測日景之有闕曆法也。平通也。徧也。三時事。故曰秩。至冬息民。更審來歲之宜。故曰在。你曰東。取物發生于東。不專為農作。南西朔。可類見。不曰北方。而曰朔方。見天道循環不已。不曰北場。而曰朔易。見人事改易無窮。春平秩在寅。寅後夏平秩在啟。致先錯綜成文耳。冬不言致。致。出類見。意非無日景可測也。日中日字。日夜之日。出日日字。日月之日。春陽中。故舉日。秋陰中。故舉宵。冬言日短。不言宵。永

重陽也。攷中星者。不是十一宿之中星。但以初昏時。見于南方。午位者。謂之中星。有名有次。有象。以名言。白角。亢。房。心。尾。箕。至井。鬼。柳。星。張。翼。軫。凡二十有八。以日月所會。次言。正月會寅。為杓木。二月大火。三月壽星。四月鶉尾。五月鶉火。六月鶉首。七月實沈。八月大梁。九月降婁。十月訾訕。十一月玄枵。十二月星紀。凡十有二。以物象言之。則蒼龍。玄武。朱雀。白虎。凡四星。本不移。附天而移。故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其時。見于南方。午位。所以必于南方攷之。朱鳥。搃舉南方七宿。以象言。大火。東方七宿。房。心。之間。以次言。虛。則北方



二 然 妙 然 二 然 二 然

七宿之一、昴則西方七宿之一以星言適當午位則取之義各有當。非互見也。春秋以日宵之中立二分夏冬以永短之極立二至。春秋言殷陰陽之適中即分字夏冬言正陰陽之正位即至字。殷正四仲正是定分至仲月之氣節正轉以惟季孟舉可知矣。以字無工夫析出就東作故析非為溫如壯在田老在邑之類。因仍前析也。夷謂獲其平常之處。與如幽風之入此室處冬月收藏故與非為寒。單訓易云就毛言。鼯則冬生。非鳥獸自知溫也。厥民四句重聖人體天治曆專為民事。鳥獸帶言耳。○帝曰節歸餘于終曆法之要也。淳歎兩

二 然 妙 然 二 然 二 然

告重其事也。其以天行之數言天與日會一周。合周天之度。恰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曰有六日者舉全數也。二有字宜看。氣候到此自然有之也。其則二十四氣俱備。歲以月行之數言。月與日會十二周為十二月。只三百五十四日。所謂月有大小朔不淨。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氣盈者節氣之有餘也。朔虛者六小月也。歲十二月。諛三百六十日。故以歲外多五日為氣盈。歲內少五日有奇為朔虛。其實則天行太過之十一日有奇。皆氣盈也。朔之虛益成其氣之盈。置閏全在氣盈一邊。所有餘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故置閏曰閏者見十二月其正也。

尚書列星

一卷老典

十二

集靈齋



惟有天參惟以天參惟以天參惟以天參

精

以奇

聖所

補奏

惟

以

天

參

惟

詳明

歸餘于終其閏也。使天運却准三百六十日。非天道矣。惟有  
過不及而時所值氣所凝。若衰多益寡。適當其可。此所為天  
也。月之有閏。滿損謙盈。其天道乎。一年三百五十四日。固可  
以各歲。不可以成歲。必添閏月。在中渾淪算數。方謂成歲。惟  
三年閏一月。仍合着算之日數。是歲而適符乎算也。吳氏曰。  
算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  
日。湊三歲之全日也。此言畫之。上言算。下言成歲者。算是天  
之數。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皆自然。歲是人之紀。而積日  
成時。積時成歲。必由精曆。定字成字。與以字相呼。應俱有力。  
理矣。故非定四時無以成歲。非閏

無以定四時。算歲二字是。兩眼目。而中間四時二字。最不可  
忽。蓋此段原以人時為重。故首挈授時次分四時。以為職掌  
而此後以定四時結之。蓋四時不定。則職掌未盡。而時猶未  
可授也。正首尾相照。處允釐本。敬授來以欽翼之心。深策勵  
于職守之先。有責實意。蓋歲月日時既定。而百工之事。可攷  
其成也。舉陶謨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即此意。庶績寬說。不止  
作訛成易。自曆官言。故以農事為重。此自百官言。而凡政事  
皆在。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眾功。皆廣也。熙訓廣乘時  
作事。治功綽然有餘意。置閏所關之大。如此。見閏不可不置



也。弗作效看一說。釐者釐正也。在元化上做工。夫節宣補助之謂釐。不必充拓。但無舛錯。無窒礙。自然處處通暢。時歲成定。便是允釐。便是熙。亦好。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

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堯。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岳曰。異哉。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三節史臣紀帝之知人也。帝求總治之人。謂群臣曰。誰為

我咨訪。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曰。嗣子丹朱。天性

開明。正可登用。帝曰。吁。朱。不道忠信之言。惟務爭辯。可若

時乎。○帝又求分治之人。謂群臣曰。誰為咨訪。能順予之事

者。驩兜曰。都。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可使若采。帝曰。吁。共

工。靜。惟。能。言。庸。必。違。悖。外。象。恭。敬。而。不。可。測。度。豈。可。若。采。乎。

○帝又求治水之人。曰。嗟。哉。四。岳。湯。湯。然。橫。流。之。洪。水。方。為

下。民。割。害。蕩。蕩。懷。山。而。包。其。下。襄。陵。而。駕。其。上。不。止。此。也。浩

浩。盛。大。勢。若。湯。天。下。民。困。于。水。災。咸。相。怨。咨。群。臣。有。能。除。此

害。者。朕。將。使。治。之。四。岳。與。諸。侯。同。詞。而。對。曰。於。鯀。堯。帝。曰。吁。

滔天  
字確  
解

註靜則用則二則字太板

二字相連

貼註極言其大意



有分

啡哉使蘇治水必違背上命而傷害儔類不可用也四岳強  
舉之曰異哉廷臣未有能于蘇者試而用之取其可以治水  
則止耳帝因群心而遣之曰汝往敬哉汝果九載功用不成  
蘇其免于罰乎

此三節史臣欲記禪舜之事故先記此以見帝之知人非先  
將禪位而先以張本也正義曰此經三言知人未必皆一時  
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得之○疇咨之咨作  
訪問解咨四岳與上咨義和作嗟嘆解時指氣化言若時者  
順時敷化變理陰陽使無愆無伏百揆事也有先後天而不

違意舊謂因風氣之漸開而盡強○變之道似以時字作當時看未○於庸登之百僚之上

而任用之也啟明指資性言夫人君明而治明烏可少然  
惟不用明而有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啟也啟則私

智穿鑿必至黨訟乃未然之詞非放齊所知也黨訟猶云

言偽而辨辨言亂政故不能若時○事有頭緒曰采若者以

無事治事順而不鑿也知天道者可與若時知人道者可與

若采故有摠治分治之別時屬天采就屬予了予之采併予

不能私臆相衡彼弄聰明逞心計天下事及為殘破故維

鑿開鴻濛也只要真真實實還他這段至理若天若時若采

見非  
違實  
時本  
善所

窮



連下三若字。須想出陶唐這點。致治心。朕來鳩積累意。儻宜揚意。曰方鳩未便有功。方有事乎此耳。正帝所謂靜言也。靜對動看。未見于行事也。違謂名實不相應。象當訓似猶云恰像。中藏險詐。外托卑遜。如玉莽譙莽下士一般。按靜言就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象則必非恭。不必叩中藏而知其不然。靜言庸遠。按其迹。象恭誅其心。重象恭上。勿以言貌平看。淵天一作奸惡。湯天亦可。看來聖世只無取飾功之臣。如蘅尚德。不尚功之說。帝又何放勳乎。將勳獨非功耶。勿泥正義曰。雖堯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其工行背其言。心及于說。其罪並

有刊

深俱被流放。其意異于放齊舉胤子也。時謂雖堯認鳩儻為其奸耳。好而贊之。惟帝能知○湯湯蕩蕩浩浩皆狀水勢。湯湯如湯滾沸蕩蕩洶湧浩浩。彌漫也。方割虛懷。寰瀛天其實也。滔天大于懷襄甚言之也。下民不得安居。粒食故咨有能。能字重。舍行所無事。意方訓逆。傳圓則行。方則止。甚切。族訓類同。輩同黨皆是。方圮作未然看。因其恃才而懸想使之治水。必至於此也。若如舊說作已然。則廷臣何為舉。岳安得強薦哉。異哉已而未已。覺為強舉。乃已。猶俗云也。罷言此外。難于更擇也。欽字正。蘇對病藥。蘇非無才。而悻悻自用。不能行所無事故。以欽戒之。



不是  
道于  
識高

尚書

集解

知而後用者不但舍己沒入其能欽便可奏績且方割之患不容坐視亟于需才也績用弗成非無功可見但不能成功耳正義曰鯀既無功早應廢黜何待九載洪水為災百官謂鯀能治及還往治非無小益人見其有益謂鯀能治之日復一月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象人乃服然後退之黜意在言外

按朱之器訟用智必多辨也鯀之方命圮族恃才必害事也方命圮族竟就使治水說不必也言心見不能治水也而慶通作未然看蓋他人見其才智外炫故舉之惟帝能知將來

故不然之耳若共工直是奸惡非真有功者雖能欲掩其功故云鳩僝帝則直發其奸而以為象恭耳與上節不同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帝

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照側陋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

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

其試汝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瀉濱于虞帝曰

欽哉

此一節史臣記為天下得人也帝曰嗟哉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亦倦于天下之事矣汝能用朕惇庸賞罰之命而可遜朕

尚書副墨 一卷堯典 十七 集解



位乎四岳辭曰朕不德遠足辱帝位不敢當也帝曰或明其  
不顯位者抑或舉其在側微者惟德足以當之耳不論貴賤  
可也衆臣共以舜與帝曰有鯀夫隱處在下曰虞舜是側陋  
而能庸命者也帝曰俞予嘗聞之其德如何四岳曰舜乃  
者之子以父則心非德義而頑以母則口不忠信而器以象  
則傲而不弟遭此<sup>叙舜實德在虞受上見</sup>人倫之變而能和諧以孝使之進進以善  
自治不至于姦惡其德如此帝曰我其試之我將嫁女與是  
人觀其所以儀刑二女者何道于是料理下嫁二女于嚳水  
之納使為舜婦于虞氏其命二女之詞曰欽哉欲其敬以書

婦道也此禪位之始事也

庸命施用跡令君道也勿作巽位之命否德忝帝位否不忝  
辱也辭不堪<sup>否方</sup>明揚只舉一人非並舉以俟擇重側陋邊  
帝蓋已屬意于舜矣下曰子聞可見又問如何者知則知其  
人問則問其德也聞之而不自舉猶待師錫者為天下得人  
必盡天下之公議也錫以天意予之無私心也有鯀在下正  
與側陋應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嚳夫  
人情不甚相遠也惟心不則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喜怒  
無其常愛憎皆倒置此後母傲弟之讒言所以得入也觀一

善摘

尚書列傳

一卷堯典

十八

集賢堂



兩盡

妙解

器字。則後母之情狀具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  
 是其本根。凡三字而舜家庭之變不詳述而可知。然舜處頑  
 黨之間。非可以諫諍回父妣之心。非可以言語諭父母於道。  
 加之傲弟。又豈聒音咲貌。可得其懽心哉。克諧以孝而已。語  
 曰。舜業業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故彼烝烝而日  
 變之有漸。至誠克積之效也。只言孝者。孝可諉友也。烝如詩  
 烝之浮浮。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不自知也。又不格。姦成就  
 他做個好人也。按克諧以孝。非因頑傲而然。天性之真如管  
 商相叶鹹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着。烝烝不格。連舜也不

高甚

知我其試哉。與女子時二句各一意。試是欲授以事。試其  
 天下也。即歷試之。試非驗其孝行也。然則觀厥刑。豈無試之  
 之意乎。曰。治化原于閨門。君子難于正始。隱微之際。所係尤  
 重。謂于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謂于此可以試人。而總  
 信其實也。且觀以二女。其信之已深矣。刑謂以身儀刑之也。  
 釐訓理。謂治其下嫁之儀。非治裝之說。欽哉者。既為試德之  
 配。望其德足。相嘗不可用。不驕不傲。等語。○堯典首尾兩欽  
 字。應一部虞書。只是一個欽字。

按古文舜典合于堯典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則慎微以下。正



破盡  
千古  
疑案

為試之之事。今分為二篇。而堯典止言嬪虞事。故偏主之。而不知試之為歷試也。蓋聖人舉大事。必與天下人共為之。使出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出于己。故天下安焉。而不駭有鯀。雖起事屬非常。先之四岳。試之二女。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業。而後授焉。乃能心服。故試之者。所以盡其德。非疑而以隱微。熟察也。若說以二女試。則舜之德。帝豈空聞。萬一試而不效。無乃輕棄其女乎。妻之。正其德耳。故謂試舜之。即在觀刑者。非謂觀刑之真為試舜者。亦非。

堯典終

分時  
極有  
陽晚

典

此篇紀舜事。曰若稽古二節。總言舜德。可禪格。汝舜。正天下威服。皆攝位代堯事。二十有八載。節以堯之考終。結之。正月元日。至今北三苗。皆即位命官事。舜生三十節。以舜之始終結之。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此二節。史紀舜德。以為禪位。發端也。曰若稽古帝舜。接之。曰

尚書別墨

一卷舜典

廿

集虛齋



不似註喝堯重舜也。

照本、文、直、下

重華協于帝謂其重出光華昭合于堯也。何以見之舜之德  
深沉不露而寓沉幾先物之神經緯獨涵而具照臨旁燭之  
體樂易不苛而嚴肅之容自見至誠無妄而充實之美自彰  
此皆舜華之協帝者也。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  
命之以位以顯其潛德之蘊焉。時說謂觀其德可禪否未是  
○舜承命為司徒而謹慎和美乎五典但見五典克從其教  
又承命入居百揆之職但見百揆以時而叙又承命蕪四岳  
而賓禮四方諸侯但見四門穆穆而和以至於大麓相視  
原隰烈風雷雨猝至而弗迷亂舜即天矣夫主事而治廢  
○不○雷○度○量○施○人

而靜舜之玄德益顯于天下矣豈獨升聞已哉是展布其德

非試驗其德

首節贊舜德只在側微時見者再見曰重不二曰協重華二

字要就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碍下協帝不曰德而曰

華發越即本體也此須知他本原處濬哲二句不令身心且

心身亦令不得總形容華字而重協意自見四德各以二字

相配見合德之妙當云濬而勿云哲乃濬哲下同恐以

彼濟此非渾合之聖德矣濬源之發文章之涵哲明相近研

幾通微靈悟之神是哲清輝洞達貞觀之體是明精神愈濬



尚書副墨

則愈朗。故曰濟。哲。經緯愈精。則愈炯。故曰文明。溫以中之和。粹言恭。則意念收攝也。夫人純氣一息不斂。即散而僂。翼有以斂之。故曰溫恭。聖無矜持。有無屑越也。允以中之真。到言塞則精忱充寔也。夫人寔理一處。不滿即虛。而真誠者。以滿之。故曰允塞。聖無矯飾。自無滲漏也。此二句。總見重華協帝之寔。以其幽深。淵遠。故曰玄。非指側微也。升聞不緣。師錫岳荐。以神交也。命以位。所以盡其德。乃字是不輕意。○次節言舜。隨在而無不宜。正是玄德。發越處。蓋舜德本有秩。叙精神。總理辭段。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靈應。要得過化存神。意撰。

別明

微。須着五典言。不是敷教。慎便是美。其精神斂。肅。履。有。有。一段。綢繆。邕。穆之真机。舜于五典。常有凜然。負罪引慝。涕泣。文天之意。真如執玉捧盈。故善氣迎人。使人不覺相親。相遜。蔚然于邦國間。是五典之美。有舜一念兢業。處以美之也。不曰百姓。從而曰五典。從舜以百姓之典。為典。原不從五教。督責而從五典。葆修。故百姓以舜之典。為典。若五典。自為遵塗。而非百姓。相與承教也。百揆曰納。猶云入相也。揆字有味。凡事之宜洩。變通有候。有節。參先浚而酌其窾。合緩急而調其章。此之謂揆。揆字內含。有時在故曰時。叙時至事起。化至神流。

尚書副墨

一卷舜典

二十二

集虛齋



不先不後也。舜處側微，其于天下事不歷而知，隨所臨而治者，明德明于我而已。四門指諸侯，來自四方言實者，舜為主也。穆穆即德讓意，蓋舜盛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間。凡諸侯方方而至者，皆在春風和氣中。易曰：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此上三段皆舜之職事。德玄者，感亦玄也。納麓傳雖不言職事，然堯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居多，不可做偶然說。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與晴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也。大舜一段精元與天同体，何常何變，無非遠得吾體耳。史臣記此一段虛中點綴，益見玄德與玄工。

無間也。

又按乃命以位，是欲表見其德處。蓋德而曰玄德，舜自知之。而天下誰識之？即曰升聞，亦特堯知之。而未必天下之共知也。故歷命以位，以表顯其德于天下。如下節所云耳，首命司徒，清階晉矣。猶常秩也。總而相為納于百揆，異敷崇矣。猶專職也。總而無為，至于教行矣。事治矣。諸侯穆矣。而猶以為此其常也。想起敷治之時，曾有納麓一事。當時天變而舜不變。舜雖人乎，而即天矣。非甚盛德曷致斯乎？然後晉天下而遷之。蓋不輕以天下與人如此。若曰堯不能深信而歷驗之，何



解于玄德之升聞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此二節堯遜位舜攝位之事也帝曰來汝舜朕屢詢汝以事因而考核其言但見汝之言致可有功三年于此矣汝其恭陟帝位為天下主可也舜猶遜讓謂已德不堪嗣堯蓋以天位不可輕受耳○然堯老舜攝則不容辭舜于正月朔日受堯之終于文祖之廟而以攝位告焉

詢雖屬事寔奏以言考雖屬言寔稽其事詢謀也事指得慶

不可涉歷試諸艱語蓋帝時采之咨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素憂慮盡與謀計而籌之廟堂者便可措之天下言即是績若取左券可字有味因言以信之不待見功而後信也必以三載者功效已著與天下共舉之也績在德上說不是舉功以見德讓德從或說自歎德不堪也○終者終天子之事非終帝位也蓋天子以身任其事為始終堯老而得舜則堯事終矣故舜告于祖以受其終告攝而謂之受終重舜之責也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按詢考底績一時事非待考功以覈所言也曰三載者正見



施澤久。而人心共戴處。不是久而後決之意。又按詢考一事。言事一原。言便是績。績便是德。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攝位莫大明時。明時莫先觀象。天象有日月星辰之七政。二十八宿附天不動。動者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謂之政。遲速順逆不同。而纏度統載于璿璣。至窺璣而測七政者。玉衡也。如某月某時。日月五星合在某宿幾度。運璣而以衡窺之。管與璣不爽。便合其常度。不象合則曆惟衡以齊七政之纏度。使曆法不至有差。為此授時可也。

以為首務

在訓察心目。在是也。璿衡飾以璿玉貴。天也。堯兼曆象。此察象者。因象以考曆其法一也。一較當圓。天寸管收象。象則在器以成形。參象既定。而有常在天。以一氣往來。又動而難執。嘗于毫釐杪忽。開密移替。誣而不可知。故須察。或窺其妙。于器中。或通其理于器外。非只挾筭求合也。察處便是齊。齊非畫一。順其自然。造中其則也。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深得齊字意。

按在璿衡固非謂歲久易湮。亦不專主歲差說。蓋歲差本是



常度曆家亦有常法。此何須察正。恐歲差之外。更有差池。故  
須在而齊之。在字有調停參酌意。運有參差。天所以巧而法  
有補救。聖所以奇也。

群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既月乃

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肆類節攝祀神也。舜于觀象。後遂依常典而祭上帝。代堯以  
祀天也。至于六宗。則精意以饗之。山川則望方而祭之。群神  
則徧及以祀之。而堯之祀典。自舜而攝矣。是攝以祀神。非徒  
祀以告攝。○輯瑞節攝。覲。臣也。舜代堯臨群臣。乃徵集公侯

禮記  
卷之六

伯子男五等之瑞。使之來朝。既盡正月。則四岳所領群牧。次  
第而至。乃日日覲之。通朝會之期。而任人情之便。又隨所見  
先後而班還。其瑞于群后。使之歸國。而堯之覲典。自舜而攝  
矣。

禮記  
卷之六

自此至四罪事。雖行于舜。而命必稟于堯。此即所謂使之主  
祭也。不重告攝類。雖是臣攝君祭。非常禮而類。郊社為之者  
然。要想到協帝本原處。蓋祭恃明德以薦之。馨攝之于重華  
之聖。則玄德格天。儼然見帝。堯總體之克類也。禋馬融云。精  
意以饗。不惟潔其物。而且精其意。說為細緊。要在類上帝句。



虞帝  
至今  
猶有  
左氣

一祭而六宗山川群神俱在其中必歷祭者聖人之誠無廢  
不到也。五瑞之輯亦以堯命輯五瑞者諸侯來朝必執瑞  
為信非驗真偽意既月見輯瑞為正月事日覲者為攝位而  
異其禮全是通天下精神之妙法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  
以亟見為數下不以浚至為慢任人情之便耳詢察禮意俱  
不重夫聖人無眾寡無敢慢彼四門一賓無不穆况日覲  
歌光其精神當有出于儀文之外者何煩詢察為班瑞不是  
審非偽而班聖人無偽待天下之心也亦不可說使諸侯知  
統攝歸之舜此時堯尚為天子也一輯一班總以宣明帝堯

錯簡  
大文  
照錄

之德為主四岳統群牧群牧統群后繫岳牧于日覲繫群  
手班瑞互見也四岳群牧當云四岳所統四岳之群牧也蓋  
朝者不待云來有  
先後而須日覲也  
按類上帝不言地者古禮合祭天地上帝中包有地在中庸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舊以祭天而及在天之神祭地  
而及在地之神立說是以山川為地也夫山川麗地而即以  
為地則六宗麗天何不即以為天乎勿從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群覲東后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率乃浚

尚書

一卷

廿七

集



通節  
重庸  
字君

如見  
聖心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  
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二節紀舜巡守之事與述職之制亦攝位事也當巡守之  
歲二月先往東方巡守至于東岳泰山燔柴祭天望方秩序  
以祀山川不說告至見聖人一舉事必奉天地無私以行之  
也祀禮既舉遂覲東方諸侯凡朝見于岱宗之下以聽事者  
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以為贄于時果何事哉時日月王朝  
正朔也則協其時之氣候月之弦望而日為時月所自贖若

承短甲乙之序亦有以正之為律度量衡王朝制度也則司  
其陰陽之十二律而度量衡之受法不律者長短多寡輕重  
之式亦有以同之為吉凶軍實嘉之禮與器王朝所以一風  
俗也則修明講習五禮之節文而五器之因乎禮者規制不  
一必有以如之為既卒事遂轉而南時惟五月至南岳衡山  
其所行一如岱禮于是又轉而西時則八月至西岳華山其  
所行一如初禮于是又轉而北時則十有一月至北岳華山  
其所行渡如西禮時巡既畢乃歸京師至于藝祖之廟用特  
牲以祭告為見出必有事不敢空行也○時巡舉矣述職行



此者如  
氣聖明

中見  
出重  
慶多  
少

各有所  
取義  
非徒  
執者

協是  
同天  
同是  
同人

為為定其期五載之內天子以其一巡守而諸侯來朝者四  
當其朝也敷陳奏進以為治之言惟恐其吐露之不詳又從  
而明白考試其功惟恐其行事之或掩其功既著則錫車服  
以彰安民之績此維持天下之大法也  
歲字提起另說見一歲週四岳也舉祀祀覲諸侯一岳朔同  
制度惟數事並舉而覲后為主不與舉祀對蓋巡守壽為覲  
后而一朔同制又皆覲后中事也然先柴望者示不敢專之  
意不從皆至上望于山川四方之山川覲東后朝于方岳以聽  
事也協時月以下覲必有贊五玉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

象德非即  
五端註  
者帛昭精二生卿大夫所執者雁取群不失類一妃士所執  
者介不犯人各不同而但著東后雁取候時而行執贊者自表其  
心非以獻舜也協時月數事無盼稱堯意工朔制度禮器堯  
所領也協之同之修之如之遵堯事也協時句重正日時月積于  
日同律句重同律度量衡聖世不慮其改時易月變禮易樂  
蓋時日月雖當在齊之浚而敬天之極不嫌于隨方精取故  
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合天也至如律  
由人心元聲中出而以之審度審量平衡則律同而法出于

尚書別義

一卷舜典

廿九



五統  
同協  
類  
類

律者舉可知也。同非徒準以王朝之制度。律原于人之心。則  
亦同以人心之不得不同者耳。禮有因革損益。人文漸著。不  
能無變通。以合帝堯制禮初意。則修之禮必有器。如盥盥盥  
器之類。如者如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錯陳  
冰特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也。二句俱就風俗上看。卒乃復  
乃字有未畢不敢行。既畢不敢留意。五月以下如依禮舉。如  
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是史臣變文。以見大一統之治也。  
五載節重來朝。上先之巡守者。永上文也。五載舜所定。孔子  
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蓋上古事備十二載。一

意能  
五

堯之因之。至舜乃定五載之期。亦勤民意也。五載一周。疏教  
得宜。不重答禮上。敷奏者開陳獻納。功令雖一。展布隨人也。  
泛指民功。說不但奏所已行。凡有益國庇民者。無不陳。即今  
條陳之謂。此處不必明試易所謂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言  
為標功。為本文明之衷。無微不照。豈慮其偽。易炫欲身親見  
其行事之寔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看庸字。人臣不言功。而民  
居其功。至德不侈賞。而民為之賞。采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  
子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蓋顯此一入為萬民吉康計也。通  
節重民功上。有主見

一  
卷  
舜  
典  
州  
集  
虛  
齋



如子聖若  
見範心出

尚書副卷

按舊以柴望與肆覲對非辭即以柴望為告至者亦未得古  
人舉事必先必祀帝臨泰岱有事東方固將行大事設大禮  
而何敢曠天朝故府之命祀抑且慶無假罰無寬而何可廢  
皇天群望之昭登故柴望既舉觀典乃行則協時月正日協  
以天地神明也同律度衡量同以天地神明也修禮如器亦  
修且如以天地神明也其賞其罰莫非奉天地以行事而天  
子其何敢私然則舉柴望者固以大無私也詎曰告至云乎  
且先以柴望終以格祖見聖人行事上不愧天下可告祖考  
摠無一私而已○敷奏謂述已所行事明試謂效其績與言

應否不像聖明氣象愚謂盛世不慮多言而慮有遺言故曰  
敷奏不患冒功而患或掩功故欲明試車服句猶云卓服之  
賜豈以異能豈以奇績以庸而已信乎民功之為重也不在  
寵異上說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濟川

此舜既即位後經理天下之政也九州之設久矣舜始于冀  
置幽并于青置營合為十二州一則多建侯伯以宣天子之  
德意一則嚴禦外夷以壯中華之翼衛自此疆理之制定矣  
又封醫無閭以主岱恒山以主并營丘以主營加九山為十

尚書副卷

一卷舜典

廿乙

長定本



二山所以辨封域也。又濬泉川疏其源流，不使壅塞，所以防民害也。聖人隨時制宜之道，安不忘危之心，見矣。

依傳作即位後事，肇州以定制，封山以辨域，濬川以防患，三者皆經理之大者。山川在州內，當以肇州為主，下丙平冀青

地廣，故分之，兼德化形勢二意。夫分州置牧，所以聯屬諸侯。董正治功也。地太廣，則德化有所不及。又冀州帝都而北，近

狄，青州越海而有遠東，不系之，非所以厚藩屏而尊王畿也。此冀青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封表也，表為其州之

鎮，且以為封疆之別也。山惟取最高大者為鎮，故云封十有

二山川無大小，深通之故。止云濬川，歐澮之水洩于川，之水洩于海，舜濬川，禹盡力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界修，

溝洫治則水患少，其事正相首尾。後世野廢不經，河決不治，一廢則兩害，其勢固然耳。

按此節以舜即位，便容十二牧觀之，當是攝位時，文勢不類錯簡，但恐背註，姑依舊。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宮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句  
出  
此句  
多只  
此句  
入句  
是

其罪  
其方  
其列

此二節史紀舜之制刑用刑。念攝位時事也。舜既受堯之終  
必申刑罰之制。乃懸象以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常刑。所以  
待夫罪之重者也。其情法有可議者。則流以宥之。鞭為官府  
之刑。扑為學校之刑。所以待夫罪之輕者也。其情法有可議  
者。則金以贖之。此不說沒重入。蓋青而過誤。災而不幸者。法  
以情輕而肆赦。若怙而有恃。終而再犯者。法以情重而賊刑。  
此不說用法之。舜制刑如此。吾想其心。欽哉。欽哉。持重敬  
慎。惟刑之是恤哉。蓋于創制立法之中。而寓象矜不忍之意。  
好生可謂至矣。是時有靜言庸違如共工者。則流遣之于

北裔幽州。同惡相濟。如驩兜者。則放置之于南裔崇山。恃險  
為亂。如三苗者。則竄逐之于西裔。三危。治水無功。如鯀者。則  
囚殛之于東裔羽山。凡四討罪。以好生之心。行不貸之法。而  
天下之人咸諒其心。而無不悅服。何莫而非欽恤之心。所為  
哉。  
象刑鞭扑。古已有之。舜攝位更申其制耳。曰象者。如天象示  
人。欲使易避而難犯也。勿以法天入講。記云。象其罪而鞭刑。  
治夫好而弗若。政者扑刑。治夫頑而弗化。訓者官與教對。猶  
作君作師也。金贖未必是黃金。如今律老幼廢疾贖鈔之類。



按贖止鞭扑非此。五句首典刑次流宥又次鞭扑又次金贖。所犯輕重原有等第註由重入輕不必泥肯災一句是上五句總鍵非有二用也。如今律有名例上五句是法條下二句是法意意也法也勿分經權看肯如過失遺忘之類災如因水火亡失官物之類合言則謂誤謫。終謂再犯以康誥非肯乃惟終現。肆逐也肆赦從流贖之。科也賊刑者殘傷肌骸與刑與鞭扑皆是不得引流贖也欽哉二句史臣推舜制刑心事不就一用刑說從欽中見出恤來恤不特為刑之戕民即使民無失罰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

聖人蓋有去法不可用法不可使民入法不可使民出法不可直是恫瘝切身故曰惟刑之恤所恤只在刑不論用不用也而口惜而曰恤傷之痛之也三哉字語氣多少咏歎處四罪正欽恤之作用處非上節言其仁。四凶罪無輕重四裔只是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意未必是各置一方不使煽聚也罪字活看猶云討罪四罪要點以天下之怒為怒意天下各當其心故咸服竟以七十三載未誅之凶而待之舜非養奸也其惡未稔猶與一旦並生舜以攝位方始而誅堯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月同國湏得堯厚終而



舜。度。始。意。按。舜。誅。四。凶。亦。稟。堯。之。命。則。非。舜。誅。之。寔。堯。誅。之。也。

按。象。刑。七。句。經。權。意。渾。見。象。刑。設。而。有。流。宥。鞭。扑。設。而。有。金。贖。即。權。也。青。災。之。赦。即。宥。贖。怙。終。之。刑。即。刑。與。鞭。扑。正。刑。而。不。離。乎。經。也。權。只。是。量。度。取。中。意。豈。以。刻。定。者。為。經。偶。一。者。為。權。乎。註。法。之。經。與。用。法。之。權。衡。不。用。為。高。且。典。刑。有。宥。鞭。扑。有。贖。即。是。赦。矣。而。曰。不。待。宥。贖。為。肆。赦。豈。情。法。可。矜。外。又。有。二。種。罪。為。青。災。者。乎。當。刑。即。刑。當。鞭。扑。即。鞭。扑。便。是。賊。刑。而。曰。當。宥。當。贖。亦。不。許。宥。贖。而。必。刑。之。又。大。非。聖。人。之。用。心。矣。故。此。二。句。即。就。上。五。句。意。而。究。言。之。非。經。權。二。意。也。口。罪。

刺詩  
有理

而  
確高

而。天。下。咸。服。天。下。非。止。為。除。害。而。服。當。時。四。族。俱。著。姓。根。蒂。深。固。孟。子。謂。不。得。罪。巨。室。舜。亦。擯。便。除。之。而。耳。目。不。駭。可。見。作。用。神。化。慶。故。誅。非。惧。害。謂。非。化。日。之。下。所。宜。有。也。服。非。當。罪。舉。措。動。合。民。心。也。金。氏。曰。此。係。諸。象。刑。之。後。蓋。因。類。而。附。記。之。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殂。落。百姓。哀。慕。深。切。如。居。父。母。之。喪。一。般。至。于。三。載。之。久。四。海。人。

臣子施于君上之詞。圻內不忍斥言其死也。



正終  
止始  
聖、相、傳、古、始、終

民皆不忍作樂，絕靜八音，盛德之感人如此。堯于是乎正其終矣。○舜服三年喪既畢，于是以除喪之明年正月朔日始即帝位。至文祖之廟祭告之。舜于是乎正其始矣。  
二十八載雖紀堯君道之終，是見舜相道之久。百姓如喪，讀二句皆謂其思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三載二字當屬下，蓋過客不連三載為句，則不見其思慕之久也。若百姓曰則三載意不必言矣。○正月元日當在喪畢之又一年前，此尚有河南之事。首月首日重其禮也。攝也。受終文祖歸也。即位也。格于文祖。此代堯守宗廟為宗主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一人，蠻夷率服。

此二節求治于岳牧也。舜既即位，首先召見四岳謀訪治天下。的道理以為人君為治第一件是進用人才。通達民隱，惟爾統四方之群牧，其闢朕四門，使賢路不至壅塞，明朕四目，達朕四聰，使民情不致壅蔽，則統牧之職盡矣。○又謀于十二州之牧曰：爾統一州養民之政，當知民之所重在于食哉，惟不違其時，而後食可足。此養民之先務也。至于民之遠者，以柔之之道養之，而寬于撫馭，邇者以能之之道養之，而善



于擾馴德與元皆養民之助而壬人則害吾養者必博厚有  
 德加以優渥信任元善寄以腹心而且拒絕包藏凶惡之人  
 不與同事為將見蠻夷相率而服到此不過成詩簡卷道泛養道于此成功而承岳  
 之職盡矣

四岳居內以統外州牧居外以承內內外不得裁然兩多治分治治分治故求治必先

及之詢不止詢訪是圖任關四門三句是圖任事門目聰俱

就君說四岳為朝廷慮四方所賓之門即君門是所司耳目

即君耳目是君門與耳目惟一而曰四者何有橫來集去之

意關門化汲引高一着洞開門闔上國侯國人得以為引

我个  
四字  
總有  
了義

什四  
岳確  
絕

也。明達此獻納高一着廣視遠聽疾苦之狀怨咨之聲慶慶

得以敷陳也居一人之下臣民之上使臣民之情與君聯合

四方八面無不相通故一官而名四岳要得統牧意○牧統

一州之諸侯咨牧而群侯包其中矣蓋諸侯固各牧其民然或私其國由防遏羅州

齊所以通通節重養上惟時時字最活三時不害其務三農

各肆其力固時也視其年之上下而為之備察其地之豐耗

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寡弱者而為之恤不使民食之浚時

亦時也遠通各國皆有不就牧者遠曰柔者地道惟柔故能

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中也能者期必能之密通



工字  
義

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與康誥不能厥家人。  
 左傳不相能也。相及能化。柔較決洽。此化自近及遠。非法有  
 詳畧也。柔能俱是以善養人。慶德泛言。老成俊傑皆是。博有  
 維持加厚意。不但寵以禮貌。優以祿秩也。元比德更精。元為  
 善之長。猶仁人也。允則信之。萬矣。任从壬包藏凶惡之稱。盛  
 世小人才足。文奸凶狀在內。且陰柔之私。如藤蘿。附最易。  
 沾手故。須于難識別時。識別難決。斷慶決斷。不使敗。吾養故  
 難字。峻甚。奚止廢置不用而已。親賢遠奸。皆以為民行政。爾  
 人皆養中事。勿分五者。看率服。只要形出中國順治善。是

精  
魁

服。然浚州境無虞。養民者必至此。而浚極盡也。弗作放說。  
 按詢岳咨牧。總用人親民兩事。而欲其此倡彼承耳。○咨岳  
 不曰舉賢而曰關門。不曰求瘼而曰明目達聰。見得聖人眼  
 界。濶用心。公看。得天下。就是吾之門與耳目。一處未通。便是  
 吾門與耳目有碍。故以士之振滯起沉。當吾之開關決塞。以  
 民之通幽徹。避當吾之豁目洞聰。若為吾家。吾身計。不得。不  
 然。非為天下士民也。○咨牧以養民為主。然由養而教。而舉  
 措。意自相承。遠奸只為用賢。用賢又只為養民。首尾相縮。非  
 士民截然兩分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魚曰伯  
作○字○与○下時懋字俱与奮庸相照○  
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  
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命相事也。帝曰咨四岳今天下之事功乃帝之事功。廷臣  
中有能奮發功用以熙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職。于以  
明亮天下之事而順成庶類使萬物各得其理焉。魚曰伯禹  
見作司空可當百揆之選。帝曰俞咨禹汝仍平治水土以終  
平成之績。惟是百揆之事汝勉力而任之哉。  
命汝仍為舊官無行百揆  
之責。觀註錄其舊績亦是。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

俞所讓誠然汝其住宅百揆以副朕之望哉。  
為治莫先于命相故舜于詢岳咨牧浚即求百揆其人。次播  
穀次敷教次明刑又次利用其餘以及庶物各遂其生。然浚  
節之以禮和之以樂而終之去諍以防害此九節相承之序  
也。百揆無所不總重其人故咨四岳有能至惠疇一氣說呂  
氏曰當時紹堯超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  
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時此意不可  
少也。熙載工夫全在奮庸不曰子載而曰帝載重所托也。勿  
謂帝功無待熙廣使一政未善一民未安即隘之矣。安得



奮起以廣帝事是廣帝今日之事妙悟非廣昔日之功也。宅字有推心委任意亮采惠疇。疇者來即教養工虞事疇乃來中之類。如黎民夷寇草木鳥獸是工夫全在亮上亮謂揆裁明白也。從大本大原處着力道揆端于朝廷而九州之物宜自遠法守慎于官府而兆民之私願成得亮采所以惠疇也。此正熙帝載虞伯禹辭。僉舉禹而曰作司空者禹八年三過其奮庸意氣全在作司空處指舊績以應奮庸之命也。一說百揆但見作司空司空又不可無禹推帝裁之不如上說。平水土二句重惟時句。平水土不過欲防患其事甚省故不妨以百揆帶司空而百揆乃特簡

者。越在精神孜孜上說。不着事功。一說于時水土功績未竟故使禹以司空之而無相職按堯時鯀績弗成舜初即位即極鯀而舉禹二十八載之浚。不得功緒猶未竟就防患說是。稷契皋陶皆帝舊臣可熙帝載禹讓以此俞汝往哉無云三臣責未竟。惟禹成功可兼此蓋深許三臣果可相。但予既屬之汝直當注之往哉要得宅字意展四辭以為治。分猷念以相從也。按舜之下相咨以奮庸故僉舉禹曰作司空見能奮也。舜命禹曰惟時懋期能奮也。正相應觀此則舜之相禹以功也。後傳知道意欠切。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





時字  
開

不遜汝作司徒敷五教在寬○帝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此三節因禹讓而申命三臣以舊職也稷以養民為職帝命  
之曰棄今水土初平民尚艱食百姓或有阻于飢者汝仍作  
后稷務終養民之事教之施其播種調燮因時收百穀之成  
可也○契以教民為職帝命之曰契今教化雖興百姓或有  
不相親睦而于五倫之品序未能遜順者汝仍作司徒務終  
教民之事敬以敷布親義序別信之五教在寬裕涵育待其  
自化可也○臯陶以明刑為職帝命之曰臯陶今曰方蠻夷

明字  
恭得  
精絕

猾亂中夏中夏之人乘機生變亦有為寇賊姦宄者汝仍作  
士務終明刑之事其情罪無疑者則五刑以服其罪而服之  
所就者有三其情罪可議者則五流以宅其人而宅之所居  
者亦有三刑流之等如此汝惟致其明察出入輕重本乎自  
性之明以用刑為能使人信其心于刑流之外可也  
三節俱重申命其終舊職意養之教之而刑以弼教雖三平  
而自有血脈阻飢不親不遜寇賊姦宄俱要活看蓋以洪水  
初平教養伊始又况四海九州之廣地利未盡興教化未盡  
洽凡庶民之生其間者寧無阻于飢乎寧無違于教乎又寧



上疏  
情妙

無漸染于蛮夷乎。此聖人猶病之心。慮其如此。未必當時果有此也。汝后稷與作司徒作士。俱是使仍居其官。亦有錄舊績意。○稷為五穀之長。故以名官。播時百穀。舊謂不播種之法。以教民。說尚淺。陸實甫云。使民免飢。易使民不阻于飢。難阻。字正。與時字相。閑。兩賜。燠寒風。得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各盡其能。而猶有阻于食。而飢者。此直責之以斟陰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豁然而開。而無阻于飢。非徒教稼已也。○不親。以情言。不遜。以儉言。司徒官名。司專主也。徒入衆也。一切夫家徒役并教作飯。司事任職戒糾考此。凡治衆之事。皆教也。故以名。

二教  
字寬

在寬正。敬敷之道。非敬而又寬也。陸寔甫云。使民率教。易使民自率其性。雖不親不遜。非必情乖紀瀆。此心毫未融洽。恰當便非親遜。蓋親為真意。流洽純是狹提愛敬。遜是適得其理。反之秩叙。初毫無差也。此雖勞來振德。後未必盡然。蓋出于天性之本然者。須俟天機之自合也。故敬敷而曰在寬。解得親遜二字。細方與寬字有合處。敬敷不是以條教為約束。直。逆心之常惺者。默提于條教之間。安得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所為愈其雅化。與真其速肖之意。盡消鎔于兢業之天矣。敬由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寬乃敬之作用。精神管攝。



其治

語氣

自然約束不煩。所謂耳目無拘，手足無迫，曠然天高地厚，主敬之極功也。猶夏謂亂我華俗，交于戎也。非侵掠中國之謂。寇賊姦宄，就華夏言，姦是姦細，入自外宄，是不軌萌在內。非圻內圻外之說，亦不必逐字分。女作士六句，文法甚緊，言女為士官，其于五刑有服，而五服三就，五流有宅，而五宅三居者，惟明而乃能使人信服也。五刑四句，只泛論刑流之等，不可說。惟明方是勉詞，明字重看。陸寔甫云：刑官欲平人情，要如此。先平已情，明不是明于刑，是明于心，蓋掃除私見一點不汗，完全是一個虛靈不昧的本體也。所謂不徒以刑齊民，而惟

所得精

以德性真明，與斯民相感動，故克允允，不是信法正與刑。官此心相孚，處如有恥，且格意蓋民本，愚于杆網及刑而反。揭其神明，此提挈乎生全一路。直志法所由加矣。民本巧于匿真及刑，而反滯其規避，若任應乎裁，傾兩机直泯信所由來矣。何以克此，其惟明乎。服加其身，宅徙其人，曰就曰居，皆以地為分別。三就則重者昭衆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恩。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自絕于化外，不漫州里者，難再齒于平民。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遷善遠罪之門而已。克允勿作效，必明而後允見，不可不明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我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  
受斯。暨伯與。帝曰往。我汝諧。諧字與若字正相應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  
曰益。我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  
俞。往。我汝諧。

此二節。分命工虞之官也。帝曰群臣中誰能順理。予百工之  
事者乎。僉曰垂。有制作之巧。若工其人。我帝曰俞。咨垂。汝作  
共工。垂拜稽首。讓于受斯。伯與。謂此三人皆堪工職。帝曰所  
讓誠是。但朕志協于僉謀。往我汝諧。和共工之職可也。帝  
曰群臣中誰能順治。予上下山澤之草木鳥獸者乎。僉曰益

若字  
妙理

有除害之功。若鳥獸草木。其人我。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謂此四人皆堪虞職。帝曰所讓誠是。  
但朕志協于僉謀。往我汝諧。和虞之職可也。  
順理之自然曰若。工虞皆曰予。舜為天下主。凡前民用者。皆  
予工。含生意者。皆予物也。若則守法信度。制器尚象。淫巧非  
若。精巧為若也。草木鳥獸。山澤皆有。若則因其性而愛護。長  
育之。順其時而採取。驅殺之。遂性固若。除害也。若也。官名虞  
者。虞度其性也。二諧字有調和得宜意。若因于諧非諧即若  
按二若字有味。一人之恬淡。與百作閔。巧樸一人之慘舒。與



百昌閔性命聖人都要從自身自性上若所以難其人不止  
在事物上說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諧和也中節之  
謂和若工曰和過巧傷樸任樸無文調其不巧不樸之宜而  
適當其理也若虞曰和不剪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  
生養取用之節而適當其理也器有宜物有性原無可矯拂  
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矣故舜專命為二諧字在職守上  
說勿如時說只將若子霞說一遍

又按工虞各有治所如工居肆虞各隨山林川澤而置守統  
有衆職如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共工為之長山虞澤虞林

衡川衡益為之長故曰往哉汝諧勅以落其治所而合和衆  
職也註謂朱席然罔為益之佐前受斯伯與當亦為益之佐  
極是不然此所讓之人何不更有別命如夔龍輩而往哉汝  
諧其飭遣垂益之詞又獨異也作和衆職為是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往欽哉

欽字與能字相應

此命典禮之官也帝曰咨四岳有知禮其人而能主朕祀天  
神祭地祇饗人鬼之三禮者乎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

秩宗秩序也有尊卑上下牲是必夙夜之間惟寅敬以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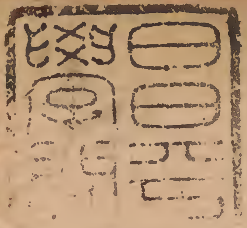


尚書高麗

真唐齋

內。執。使。心。地。無。污。惟。此。潔。清。則。可。以。見。禮。之。本。原。而。交。于。神。  
止說交神不待只宜帶說  
明矣。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所讓固然。汝往敬其秩宗之職哉。

典禮重事故。容岳能非。但知禮之文。能達禮之本也。夙夜二句。嚴之。此心正。示以禮之本。處與能字相應。非徒論交神之道。夙夜是自夙至夜。欲其常常如此。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也。寅直清三字。緊緊相粘。勿作三層。寅字較重。直者。凝一之意。精神易于旁鴛。惟敬能歛之。歸于一。直故曰寅直。直即清物欲淨盡。斯清明在躬。要者。直惟字。



文化庫



